

玉森画廊 的客人

著 郑辰

お客さま

这尊武士像是为一位中国藏家预留的
那是一位重要藏家
那个人已等候多时
并且为了得到它
做出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努力

玉森画廊 的客人

辰

お客さま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玉森画廊的客人 / 郑辰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9.3

ISBN 978-7-5598-1317-6

I. ①玉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45050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: 541004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 版 人: 张艺兵

特约编辑: 翁慕涵

责任编辑: 罗丹妮

装帧设计: 孙晓曦 (pay2play.design)

内文制作: 陈基胜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张: 7.75 字数: 108千字

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1

从便利店买回三明治不久，听到门铃响起，接着是美奈子迎客的问候，登门的不是东京人，听口音也可能不是日本人，这再正常不过，石井每个月都要接待几批中国游客，只因画廊代理了一位声名远播的年轻艺术家，做武士塑像的野口。石井没急着迎出去，只是站在门口偷听，来访的是两个人，表明来意的是年轻的那个，另一个话不多，年轻人称他杨先生，他似乎不懂日语，只偶尔道谢，听声音与自己年纪相近。

果然，他们为野口而来。石井冷笑，他接待过太多这样的客人，为见到原作花言巧语，不经许可便上手把玩，而后就此消失，玉森几乎沦为景点，他开始后悔搬到

骨董通^[1]，终究太靠近繁华。为避免麻烦，上个月他命美奈子拒绝所有陌生人的请求：抱歉，目前画廊里没有野口先生任何作品。

当然，这是撒谎，此刻办公室的储物架上就藏有六件，其中三件留在明日东京国际艺术博览会售出，剩下三件也早有归属，六十厘米高的归练马美术馆馆藏，两件三十厘米高的，一件归瑞穗银行，一件归儿玉画廊主那须信弘先生。这些才是不能得罪的机构和人，识别他们，准确排名，对于石井至关重要，手握野口之后更不容有失。至于那些自己找上门、动机不纯的人，早已不必亲自去见。可是今天，美奈子却反常地没有打发那两个人，而是来敲自己的门。

就这样，石井被迫与他们见了面。各自介绍，石井，美奈子，杨哲，小金。正当满脸堆笑的石井盘算着如何打发这两个中国人的时候，美奈子却自行跑去沏茶，这意味着石井不得不邀他们多坐一会儿。会客室不到四坪，

[1] 骨董通，位于东京南青山的街道，多家古董商店、画廊在此聚集。

三个人挤进去就满了。小金再次表明来意的同时，杨哲直勾勾地打量这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日本人，同样灰白的头发、皱纹的分布……却精神许多，容貌一丝不苟。这人不好打交道，不知为什么，他这样想。等茶，为避免尴尬，石井从办公室取来一件野口的作品，拆封，摆在桌子中央。杨哲把头探到塑像跟前，感叹着，精致，漂亮。

石井借机隐蔽地观察杨哲，太邋遢，穿得像东电工人，长得也像，皮肤粗糙，暗淡的黄褐色，一头灰发颓废地趴在头皮上，刚摘掉安全帽似的，这不像会花几百万日元买艺术品的人吧？石井努力回忆七年前唯一一次作为参展方受邀出席香港巴塞尔^[1]的经历，展会上遇到的中国富人和他不同，这让石井断定眼前这位只是路过的游客。

“我真的很高兴，你们光临玉森画廊，也很高兴你们喜欢野口先生的作品。”

[1] 巴塞尔（Art Basel），世界级艺术展会，每年于香港、巴塞尔及迈阿密三地举行，旨在联系世界各地的收藏家、艺廊及艺术家，协助艺廊培育艺术工作者的发展。

杨哲随口用中文应着，客气，客气。

小金将这句翻译成，请多关照。

“请问二位来自哪里？”

“香港”。

小金诧异地看了杨哲一眼，不明白他为什么撒谎。

“香港巴塞尔每年都会请我们画廊过去参展，我很喜欢那里，也非常期待您能成为我们画廊又一位香港的藏家。”

美奈子端着茶盘走进来，躬身将杯垫摆在小金面前时，溪流般的长发拂过他放在桌上的手，他偷着望向正低头认真摆正茶杯的她，齐刘海漂浮起来，一张精巧的面孔全然暴露。美奈子，他暗自重复，整间画廊唯一能感受到的美。

“杨先生，您是怎么知道我们玉森画廊的呢？”

“野口啊，小金帮我查到是你们在代理他。话说，以前一直没注意过你们画廊。”

“说起来，我们的店面确实不怎么起眼啊。”

“我很喜欢逛这条街，几家古董店都不错。”

提到古董店，石井的脸僵了一下，但迅速恢复假笑的模样。

“对，是这样，应该有将近十家古董店，都开在这里很久了，看来杨先生是行家啊。”

“信誉都不错，我也是他们的常客了，山崎你认识吗？山崎彬。”

石井先假装思索，随后惭愧地摇头。

“就是离你们最近的那家古董店老板，我们很熟。”

这点杨哲没撒谎，他确实是这条街上古董店里的常客，尽管这里的货都不便宜，但保真，放眼东京，能做到这点的，在杨哲印象中，也只有银座的秋华洞了。对于他这种半路出家的收藏者而言，保真的诱惑力难以抵挡。

“看来我猜对了，杨先生真的是个重要藏家呢！”

石井口是心非地说着恭维话。

“这条街上还有两家画廊我也经常光顾，一家叫无人岛，都是动漫什么的，我不太懂那些。”

“主要卖著名漫画家和插画家的原稿，”小金帮腔，“还有些限量版的怪兽手办。”

石井一知半解地点头。

“虽说不懂吧，可每次也进去看看，随便买点什么，也算没被年轻人落下，再说还有这小子帮我挑，他知道该买什么，空山基？森口裕二？”

说着杨哲望向小金，他认定小金在这方面不是外行，但时间一久还是有所警惕，不知小金的选择是否完全出于个人偏好。做一个聪明人是杨哲的坚持，至少初到日本还不曾失误，买房，买家具，买古董。然而，此时他不会料到，那纪录已经终结在半小时前迈进玉森的那一刻。

“还有一家画廊，叫……”

“新生堂！”小金接话。

“这个我知道，开在这条街上二十年了。”

“对，我很喜欢他们代理的一个叫大森晓生的艺术家。”

“欸，我认识大森先生，很有名望，他的作品真的很厉害，不过价钱也很厉害啊。”

“我买过他三件木雕作品。”

“厉害。”

“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一条灰蛇缠在镜框上。”

“对，是这样，大森先生雕蛇很拿手。”

“那面镜子现在还挂在我赤坂的公寓里。”

“欸？杨先生已经在东京买了房子？厉害啊，杨先生，而且还是在赤坂，我可是住不起那里的，杨先生真是有钱人啊。”

“不光在东京，和歌山、京都，也买了两处房子，你去那边玩，可以住我那里。”

“欸？！”石井惊叹，拍着胸口，“和歌山，我就是和歌山人！”

似乎说到这里，石井才真正来了些对话的兴致。

“是吗？那更欢迎了。”

石井双臂撑住膝盖，半鞠一躬。

“杨先生方便透露您和歌山房子的大概位置吗？”

“和泉市郊，大阪府跟和歌山县交界的地方。”

“离我的老家很近啊！”

“你还有家人住那儿吗？”

“一大家子呢……”，石井一顿，脸色稍显阴沉，“再

冒昧地问一句，您为什么会在那里买房呢？我是说，很多日本人都不得知道那里呢。”

“阴差阳错，先是在京都买了庭院，然后中介推荐了那里，说我肯定喜欢，抽空去看了一眼，果然不错，房子大，院子大，院里都是樱花，环境也好，而且便宜，才四亿多，不知道你听说过北京的房价没有，这些钱只能买一套还凑合的公寓。”

说到这里，杨暂停了一下，意识到该拿香港举例。

“但我真正想买的，其实是那附近的一个码头。”

“游艇城？”石井将信将疑，却还是赞叹，“厉害，那可是一笔大买卖啊！”

“不过那边已经犹豫很久了，卖不卖不给准信儿，等得心烦。”

“我不清楚外国人能不能购买日本的码头，请杨先生多去了解，不要因为误会浪费您宝贵的时间。”

“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，问过交通部港湾管理科的人，问过当地港湾局的人，日本的码头可以卖给外国人，你们的法律没拦着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，那么码头属于政府还是个人呢？和地方政府打交道确实需要耐心。”

“个人。”

“哦，日本人是这个样子呢，做决定很慎重。如果您需要的话，我的妹夫久保先生兴许能帮上忙，他是县议员。”

“……不用，不用，再等等看。”

石井暗笑，恭敬地点头。

美奈子回来倒茶，还端上一盘饼干，俯在石井耳边低语两句便再次离开。

安静片刻，杨哲突然指着桌上那件作品。

“把这件卖给我吧！”

石井嘴里发出“啞”的声音，将头歪向一侧。

“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这件是练马美术馆预订的，野口先生的作品基本上做一件卖一件。”

见杨哲面露不悦，石井立刻转移话题。

“杨先生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野口先生的呢？而且，杨先生为什么想要收藏野口先生的作品呢？”

“那要从和歌山的庭院说起了。”

石井好奇地望着杨哲。

“那里最初是战国时期哪个领主的府邸，后来一直是大地主的宅院，再后来就成了哪个大企业招待客人的会所，和自民党^[1]还有些渊源，第一次中介陪着看房，在长廊里看到安倍和他弟岸信夫^[2]到访时的照片。除了这些，很多房间都摆着艺术品，是原房主，一个快九十的老头留下来的。就在重新装修前，我请一个长辈过来做客，他儿子对日本艺术很在行，一眼就认出挂在大厅正中间的那幅油画是藤田嗣治的真迹，他听说我要把那里重新装修，就告诉我要认真对待那幅画。至于那老头为什么没取走它，没人说得清，可能就是老糊涂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杨哲喝了口茶，润了润嗓子，这时才发现茶杯出自名家之手。

“不过几天之后，老房主就找上门来，说想要走几幅

[1] 自民党，自由民主党，一个历史悠久的日本政党，政治立场偏向保守主义，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即自民党籍政治人物。

[2] 岸信夫，旧姓为安倍，被过继给自己的舅父岸信和，故改姓岸，曾出任参议院议员、外务副大臣、防卫大臣政务官等职务。

画。我问他要哪几幅，他装模作样地先选了几幅不痛不痒的行活儿，兜兜转转，点到了那幅藤田嗣治。他随口瞎编，说那几幅是故交送的，不值钱，只是有特殊意义。你知道的，房子一旦售出，里面剩下的东西就全部属于买主了，所以我名正言顺地把他回绝了。过了半个月，老房主派来亲信，说愿以一千万买回那幅藤田嗣治。说实话，这价儿让我挺吃惊的，原以为也就是一两百万的东西，不过他能开一千万，那说明它的市价至少几千万，我当然又没同意，当中国人都傻呢，我要卖也没道理卖给他对吧？”

杨哲停下，命小金将最后几句直接翻译，他知道小金为了不冒犯对方，总会软化自己的语气，加入大量敬语，甚至改变原意。

小金唯命是从。

石井连连点头，慨叹杨哲的运气。

杨哲注视石井，突然笑了。

石井不明所以，却不好意思过问。

笑了一会儿。

“我把那幅藤田嗣治送到亲和拍卖，拍了将近五千万，这一下子我那房价的十分之一就回来啦！”

石井再次感叹。

“这件事带给我一些灵感，我既然可以利用各种资源，通过各种途径赚钱，为什么不动一动艺术品的脑筋呢？以前和艺术打了二十多年交道，屁没捞着，快把它忘了，突然让我白来了几千万。于是呢，我开始钻研日本艺术，起初是古董，后来是传统艺术，现在觉得当代艺术还处于价格洼地……”

杨哲所说属实，起手不到一年，顺风顺水，除了留下少量心爱之物，大件卖给熟人，卖不掉的送传统春秋拍；小件的，一些待挖掘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，就送微信拍卖，极少砸在手里。就这样，倒卖艺术品成为他赴日后的新营生，虽然赚到的数额无法和过去相提并论，但是他急需在新环境中找到突破口。

“没想到杨先生也是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啊！令人钦佩，也难怪给人感觉这么在行。”

“谈不上，对于日本艺术还是门外汉，全靠大量画册、

杂志、理论类书籍补课，看不懂的话，就让他帮我翻译。”

说着杨哲瞟了眼小金。实际上，即便有小金翻译，能理解的也很有限，毕竟他只是老美院出身的国画人，离当代艺术过于遥远，哪怕是与尚处于雏形的日本当代艺术体系也有距离。

“他还帮我搜集展讯，看得上眼的就买。不过，选择还是集中在相对传统的领域，要具象，有鲜明的日本元素，最重要的是做工精致。”

“所以野口先生的作品进入了杨先生的视线，对吗？”

“我还记得那本画册叫《武士的现代生活》。”

“是二零一四年由青幻舍出版的。”

“一本画册里大大小小都是武士模型，非常有趣，我让小金翻译了画册后面的文字内容，了解到这个艺术家还很年轻，但已经成名了将近十年。我还让小金上网搜索，了解到他最有名的是零九年的一组作品，穿名牌盔甲的武士。”

“是香奈儿盔甲。”

杨哲“哦”了一声，他对名牌一窍不通。

“那组可是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了呢。”

“小金很快替我打听到代理他的画廊，就是你们玉森。”

美奈子第三次走进房间，往每个人的茶杯里续水。这次小金注意到她的手，柔若无骨的手。石井发现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，他从没有浪费超过二十分钟接待陌生人，他和最好的朋友河屋先生见面也不会超过两个小时。

“桌上这件，我好像在画册里见过，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不会，不会，这件是野口先生新做的。”

“哦，新做的……”

“我们画廊还代理了其他几位艺术家，您要不要看看？”

“不用。”

“这一年来，杨先生还收藏了哪些艺术家的作品呢？”

“会田诚，山口蓝，天明屋尚……”

“是这样啊，听起来都是三潞画廊代理的艺术家呢，他们代理的作品都很贵呀！”